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至五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　奉詔録五

宋　周必大　撰

樞密使

致仕禄格御筆　淳熙十四年正月四日

致仕官禄格支破多少密奏來

回奏

臣伏奏御批致仕官禄格支破多少縁臣在醮所不敢

取索但記得比見任人俸支得數分之一又有借減折支大段微細若專用隨龍見今則有史浩體例全支伏乞

睿照

奉御批卿擬全支指揮來

同日回奏

臣伏準御批擬張世興支全指揮臣已具載别紙未審

聖意以爲然否尋常正任官至節度使若非特旨多是借減謂如禄格每月錢四百貫今支一百貫米一百五

十石今支一百石之類若此說全支只是於借減申更不減耳恐陛下以世興係隨龍舊人見今已請真俸即須於指揮中重別該載所以具出兩項指揮伏取聖裁
張世興隨龍舊人今少其比宜因告老寵以優恩可
特給全俸
張世興隨龍舊人在者無幾因其告老宜示優恩可
特與全支本色真俸
審劉超除目　正月二十二日

臣等適來面奉聖訓劉超除帶御器械緣劉光祖曾任副都統止除環衛今未審劉超且與環衛惟復徑除御帶雖二者自可序官若欲寵超固無不可然不敢不具

奏稟伏取聖裁

貼黃御帶雖壓在右左司之上超見係修武郎若除環衛即係郎將在大理正之上

奉御批可除御帶

論戶部借絹二月一日

臣近竊聞户部以諸軍衣賜未辦欲展十日縁未知其詳不敢輒有奏陳昨日却聞衆頗云户部初議借内庫絹數萬疋却慮等色不齊難於啟例遂成中輟此于國體軍情頗有所繫須至密具奏禀下項

一請衣日分既著之甲令今忽展日不惟彰有司失于措置亦恐他時遂成遷延之例

一户部謂綱運的日可至臣密聞止是得太平金陵消息既未入閘則江行風色實難預計萬一復有愆期

必須再展其失體愈大矣

一臣頃為東宮僚屬曾因時節支到折洗絹乃是内帑所賜比之左帑色額全有高下今外議却疑内庫絹好不免借此聲一出將來雖欲應付人情已是不滿欲望更入聖慮早與足以示恩

一臣恐聖意不欲兑借免他時為例輒有一説未審可否每年諸軍得衣隨手賣了戸部亦自置場收買今若就支衣日令戸部計欠數出給關子如願賣赴買

絹場請價錢則令三衙喚名給與徑支見錢會子之類在軍人免入牙儈之手彼必欣然官中亦無毫髮所損豈非兩便庶幾免鬧展限之例示優恤之意若何如此甚易措置

右借絹事臣雖不曾預聞然既係國體涉軍情合殫愚慮冒瀆威聽伏俟誅譴無任震懼之至

回奏

奉御批依卿第四項所奏擬指揮来以付三省

臣早來僭越有言方俟誅譴伏蒙矜宥實深榮懼除恭

禀聖訓擬指揮外臣再思之若來早令三省宣諭户部

只依條限支散却自用此意條具奏請然後批依尤爲

得體別無痕跡洊瀆宸扆愈深戰汗

擬春衣支價錢指揮

今歲春衣仰户部依條限支散如有綱運未足之數仰

就左藏庫先次給闗子許責赴户部買絹場依年例立

便支還實價不得分文除尅其不願入中者候綱到繳

關子赴庫請領已而借支內庫絹

荆南修城犒設御筆二月五日

修築荆南城了畢入役官兵不知有犒設否

回奏

臣伏準御筆修築荆南城了畢入役官兵不知有犒設否臣記得第一次是郭杲帶領鄂州軍數千人第二次閤世雄就用荆南數千人而趙雄則分番用民兵義勇數千人又有採木燒甎之類當時逐日各破食錢而本

府及各軍逐旋薄有支犒不曾降指揮特支今若時有矜恤尤見聖恩第恐軍民相雜人數頗多又須等第分別容臣來日契勘數目取裁伏乞睿照

總所犒設錢數奏同日

臣嘗具奏荆南築城本府及兩軍須逐旋薄有支犒今觀總領所收支帳内果有一項二萬七千五百六十餘貫作犒設錢支破既是近二萬餘想見錢亦不多子細具在別項伏乞睿照

右丞相

劉漢臣事節御筆三月二十四日

密令契勘劉漢臣事節却與蔣繼周章疏不同卿

密奏來

回奏

臣恭準御筆密令契勘劉漢臣事節却與蔣繼周章疏

不同臣看得阿楊是効用張嗣妻阿吴是効用杜亮妻

既嫁効用即是軍婦今蔣繼周直以阿楊阿吴為百姓

委是差悞然臺諫許風聞言事而劉漢臣決責阿吴亦似失當前日章疏既批依奏又難因此致詰不知大理寺所勘案欵見在甚處未審容臣契勘子細參以今来御前所付下文字續行勘酌别聽處分否謹先此回奏伏俟聖裁

取見劉漢臣案奏三月二十六日

臣前蒙聖問劉漢臣事昨日取案略看皆緣手分續後只據虚詞决打杜亮之妻阿吴致令後數日損孕其劉

漢臣武人不甚曉事有失覺察大理寺所約刑名亦輕比因臣僚論列放罷已是稍重今刑部又擬降兩官并其他軍將一例貶降却似偏狥欲乞候數日密院將上取旨時明賜宣諭止可斷遣續俟其餘軍將既是奉行軍律次第閤當時不知情難以收坐用此意令刑部改斷庶幾得中伏乞睿照

太乙宫燒香御筆六月十四日

朕欲十四日往太乙宫等處燒香祈雨至日早先于

後殿下設香案先焚天香次陞殿然後百官起居登

輦若如此於禮儀允當否卿等奏来

避殿減膳内批六月二十四日

可以避殿減膳未卿等奏来如可便擬指揮来

回奏

臣等伏凖御批可以避殿減膳未卿等奏来如可便擬

指揮来臣仰惟陛下因時亢旱焦心勞思不憚隆暑親

駕祈禱事神恤民無所不用其至宜有需澤以符精誠

正緣臣等燮調無狀致未能寬宵旰之慮方俟來日朝
殿具奏乞行罷黜今乃先蒙聖諭無任震懼兢慚之至
臣等檢照淳熙十年七月曾奉御批令擬指揮來日面
奏後來直降詔書而止今來臣等亦欲翌日擬指揮面
奏更俟聖裁

雩祀御筆 七月十日

卿等更具雩祀并奏告望告合用幣帛禮料之數奏來

回奏 闕

監司各具州縣獘事等御筆同日

可令諸路監司各州縣獘事民間疾苦如或允當擬指揮來闕

蜀中遺火御筆七月十四日

言蜀中遺火及萬家事出不測于政何傷不知是誰所上封事可繳進卷子來闕

罷樞密院御筆九月二日

朕以為樞密院非古制乃唐叔世之政不可法也今

欲罷之密院人吏併歸三省惟右選與兵房事多為有軍班換授等事須中書門下省兩處量添人數只用密院見當行丈人換充之朕五六年來思之久矣卿等以為如何早來已嘗密諭兩樞密密院人吏直候出職遷補盡絶日更不作闕此却進入

五日回奏王季海草後有御批

大槩言諸軍習熟號令一旦小有更張恐非所以作士氣奪戎心不審可更俟功成治定而後行之否

六日御批貞觀開元兵强天下唐末之後不能威振夷狄以其事較之則可知矣密院豈係其輕重哉夫復何疑今既欲施行當降指揮或降旨卿等奏來

回奏王李海草七日復有御批於後

臣等恭奉御批密院曲折聖意固已堅定何敢僭陳愚管之見祖宗二百餘年規模行之既久似難輕改或須更令有司評議庶免驟駭觀聽伏望聖慈曲賜裁酌不勝至幸

七日御批可擬指揮來

初擬指揮 同日王相草

九月日三省同奉聖旨樞密院非古制乃唐叔世之政不可法也今欲罷之軍政併歸三省可令有司詳議以聞

再擬指揮

樞密院專掌兵政起於五季今欲併歸三省可令所司議以聞

指定所司回奏九月三日王季海草後有御批

臣等恭奉御批所司係何處當指定臣等照三省吏兵部給舍皆係所司不然指言侍從臺諫亦可所先擬指揮謹復繳進伏乞睿照

御批若使詳議或所論不一以為祖宗未嘗廢此又密院人吏將為盡行廢罷妄生紛紜卿等何以處之既行之於外可中輟乎此為兵將別無利害似無可疑只須降指揮

所有後殿坐三衙于宰執閤子外唱喏宜將來作卿等
意免之舊制本為樞密有階級故也闕 進來

回奏王季海草

臣等恭奉御批云云臣等伏讀再三仰見陛下於軍國
之務審重如此敢不罄竭愚慮圖報萬一且吏輩紛紜
利害尚可若廷臣議論不一以為祖宗未嘗廢此便自
難處蓋唐盛時兵猶在外藩鎮權重不無疑貳故置監
軍事從中覆後患其難制又建本兵之地謂之内樞天

子臨朝親加裁决實收天下兵柄以制外重於兵將豈得别無利害既慮中輟孰若小忍以待大業之定此指揮所以未宜輕降也伏望慈留神垂聽階級之故著於典籍續得奏稟文字謹復繳進

陳貫母亡賻贈御筆十月一日

王蘭母亡時賜銀絹三百疋兩今來陳貫母亡若依前所賜恐爲永例若三分减一却恐有厚薄如何合宜可密奏来

回奏

臣伏蒙聖問仰悉聖意但丘崇丁憂似聞陛下曾有所賜若是三百疋兩則似難減況諫大夫與正侍郎不甚相遠更乞聖裁其御筆謹同繳進伏乞睿照貼黄此特以諫大夫之故特示優異若他人是不必用例

高宗服藥乞御後殿 十月六日

臣等嘗觀唐書太宗紀載正觀四年七月甲戌高祖不

豫䕫朝辛卯疾愈唐盛時賢人衆多必曾熟議始講䕫朝之禮自甲戌至辛卯凡十有八日乃愈来日常朝不知可舉此禮否若改御後殿或内殿亦可以見不遑安之意又緣會慶節在近更望聖慈曲賜裁酌如或可行却乞批出別擬指揮繳進

御批朕心朝夕實不遑安所有御内殿與後殿卿等更斟酌其宜擬指揮来

同日御筆

太上皇帝未御常膳可依唐貞觀四年禮例自来日

權不視朝宰執依時赴内殿奏事候太上皇康復日

依舊

七日御筆

上殿班當如何同此奏来

回奏

臣等恭奉御批云云臣等竊謂陛下若御後殿自不妨

引上殿班如御内殿向来蓋嘗引上殿班閤門必有儀

制令欲御内殿或後殿更在聖慈斟酌元奏謹復繳進
内禮例字欲改作典禮康復字欲改作康愈伏乞睿照
康復字古今用之似不可易若只除去日字文勢甚徤
更乞斟酌康愈太輕又無出處或用康寧字如何

奏孫紹遠差除賑糶減價三事十月八日并䟦

一昨日已議定除孫紹遠作湖北運判替周頡恐離任
則廣西都無監司欲降指揮候葉大廉到日離任
一比韓彦質再乞米往諸縣賑糶初俟月半後取旨今

欲準備應副五萬石依例拘收價錢

一昨令平價糴米緣未曽定錢數恐增損不定今欲令

比市價四分減一高下隨時旬日一申比之豐儲倉

元糴之價決可及數

奉御筆批依

十月七日晚太上腹疾過度勢益殆八日五更帶御器

械鄧從訓来兩廳傳旨云䝉今即過德壽宫供侍湯藥

更不還内可一面降指揮召草澤所有大内及行宫合

差官并差三衙兵將廵警彈壓之類宜予細理會因附
奏禮部太常寺申乞置複道頻數往来若許之則欲令
臨安府同修内司措置此外别有三事昨日已除葉大廉
廣西漕運見闕趙伯湯雖除提刑尚在泉州孫紹遠正
與詹儀之交爭忽聞衝罷必以為疑又此間諸縣賑糶
米恐或不繼且未曾定價皆目前急務恐太上彌留中
無由禀旨乃專燭忽遽具奏令從訓進呈暨至待漏院
從訓復来傳旨云三事甚好並已批依丞相思慮無不

當複道事不可行又云上令宣諭凡百更賴子細理會
恐官家憂惱中夕有顛錯臣某謹記

三省乞改懿節皇后諡

檢會祖宗故事帝后諡號其間一字相連昨紹興七年
初上徽宗皇帝諡號惠恭皇后即改從顯字今來大行
太上皇帝將欲議諡所有懿節皇后諡號合依典故改
諡以從乞下禮部太常寺討論條具以聞伏取進止

十月二十二日有旨恭依

宣諭王信書行甘冐職事御筆十月二十四日

卿等更宣諭王信皇太后止為本人頗曉事人亦推許要兼本宮職事凡事齊整將来修盖慈寧宫亦要本人逐日取皇太后聖㫖務要凡百愜皇太后聖意可書行

昨日批付李瓛繳章同此並却進入

二十三日批李瓛繳章

不敢重違皇太后聖㫖難以依奏可日下書行

展日詣宮燒香御筆十月二十五日

適來洪邁奏事因說及二十八日乙未係皇太后本命日欲就二十七日詣宮燒香如何

發回金使牒本並咨目奏札十月二十六日

送伴所牒上大金生日國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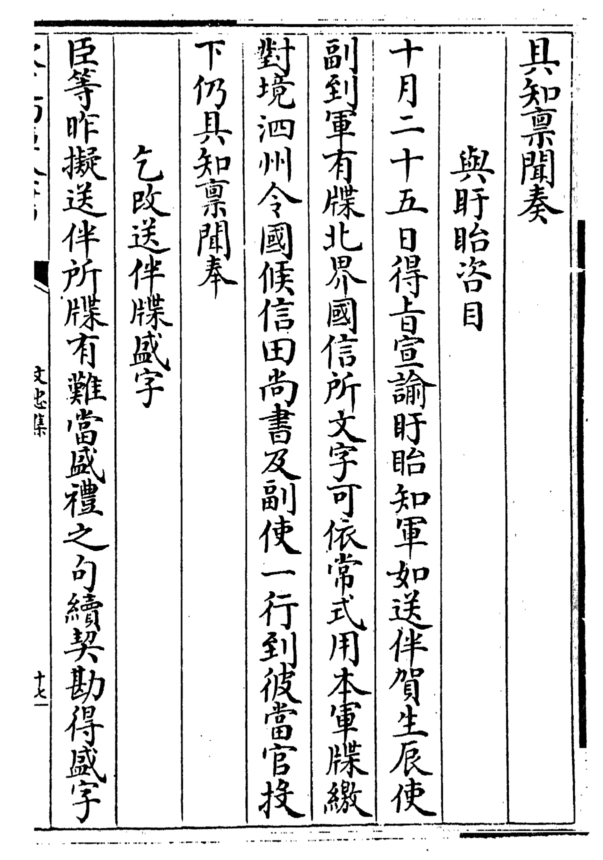
準三省樞密院傳奉聖旨移文國信使副候到闕附奏叔大金尊號皇帝遠勤使介寵貺壽儀屬值大喪難當盛禮雖在哀疚實深感藏須至公文

牒伴如前候到請照會仍示公文回示謹牒送伴使副

列銜

與送伴咨目

十月二十五日得旨宣諭送伴使副今有牒本一道依式修寫候到盱眙具述宰執傳奉聖訓有公文與國信使副倫見面謝之意諭令收接又慮臨時推辭宜更寫下一本令盱眙軍寫公文差人先賫往泗州當官投下依常例取批回軍如國信所已收接即不須牒泗州先



具知稟聞奏

與盱眙咨目

十月二十五日得旨宣諭盱眙知軍如送伴賀生辰使副到軍有牒北界國信所文字可依常式用本軍牒繳對境泗州令國信田尚書及副使一行到彼當官投下仍具知稟聞奏

乞改送伴牒盛字

臣等昨擬送伴所牒有難當盛禮之句續契勘得盛字

與晟字同音雖已有小貼令一面照顧名諱又恐趙善悉等不敢改易今欲换作厚禮乞批此奏用金字牌發行伏取聖裁

分付告哀使事目　十月二十七日

一告哀使副三節人從已據太常寺國信所檢照到嘉祐八年元豐八年遺留使副禫除後吉服過界體例等自合遵守或恐彼界引紹興二十九年例即須再三説諭以向来顯仁皇后元自上國還本朝兼當時

國書等禮數並各不同所以稱哀謝使蓋不止告哀
兼是致謝今來專以告哀為名兼主上見服三年之
喪所遣使人豈敢便從吉制須是顏色慘戚語言諄
切彼必聽從萬一堅執舊例再三不得已即諭以沿
路未敢改易俟至上國闕庭當隨宜入見
一所賫禮物萬一彼問問及數目減半亦當諭以今來
止是告哀使與當來顯仁皇后上僊哀謝事體不同
其詳已載前項

內批付下告哀使意度同日

卿等過淮日先傳語北界接伴云某等拘禮制當繫黒帶不敢不先上聞彼界欲換金帶當回傳語云不敢違台命乞服紅鞓角帶彼界或又不肯可即盡依隨之卿等到彼闕下亦當先傳語彼館伴云来日朝見所有腰帶更取台命如初界換金帶更不須理會鞍韉亦然

中使傳旨縗服素幄引班

將來禫除行禮合易服繼而百官三上表請御殿方
以大行太上皇帝升遐纔逾月易服御殿情實未安
上欲縗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俟過百日勉從所請
回奏王相草子告以此奏未安初不從再折簡
諭之乃密問諸執政衆人皆未以為然乃
回奏云俟來
日别具奏稟
臣等恭承中使傳旨云云臣等仰惟陛下聖孝純至稽
古禮文靡不該貫惟是天子之孝與諸侯卿大夫士庶
人不同故禮有從宜因人情而為之節文今來所奉聖

旨見付禮官叅考歷代典故續具奏禀伏乞睿照

貼黄昨有旨欲縗經三年禮官討論以為難行未蒙

頒降又復得旨兹迫祥禫若用禮官前奏以令来聖

意批出再議有以見陛下于易服御殿有所不忍其

重如此更取聖裁

乞付出禮官討論服制十月二十九日並䟦

臣等伏見陛下執喪過禮臣庶感歎昨来禮官具祖宗

典故及紹興七年並遵易月之制至小祥日合去冠改

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而陛下聖孝冠古特降睿旨欲
縗絰三年令有司討論合行儀制後來禮官明言衰苴
三年難行於外陛下留其奏於中久而未下今月二十
四日太上皇帝小祥陛下杖絰如初臣等以國朝定制
為言陛下流涕謂臣等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他日別
議臣等惶懼而退今來太上皇帝祥禮在即陛下御服
自有定制若猶未改羣下實有難安乞以禮官討論到
儀制付外施行伏取進止

御批覽卿等奏朕以大行太上皇帝升遐今方逾月將來卿等表請易服御殿情未遑處朕欲縗絰素幄俟祔廟畢然後行祥禫之禮以日易月乃近代從權朕所不忍卿等可與禮官折衷以聞

是月八日未後光亮既晏駕上在德壽宮喪次二府留漏舍十四日上令甘昇傳旨欲用晉孝武魏孝文故事實行三年服自不妨聽政可商量所降詔旨是日未時始就幄得對上嗚咽流涕因奏喪服事上曰司馬光通

鑑載此甚詳奏云晉武雖有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蓋謂皇太后之喪上不欲言太后二字其謹如此）奏云記得亦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奏云御殿時人主縗經臣下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奏云臣從君者也若可行祖宗行之矣乞且令有司討論使中外知聖意自不必降詔上曰指揮可也是日有旨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縗絰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其

合行儀制可令有司討論以聞已而禮官皆謂難行止乞如紹熙七年太上服擮宗之喪從易月之制御殿服淡黄袍黒帶終二十五月上留之弗下至二十七日遣御藥張安仁徧諭五府云踰月易服情所未安且欲纏服引輔臣及班次俟過卒哭别議二十八日以大祥日廹乃與二府同入此奏來報二十九日奏事面乞行禮官之言上曰朕自有所見少間批出奏云陛下聖孝通天知漢文短喪之失而陋晉臣不能成其主之美鋭意

復古非聖學高明豈能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救千餘年
之弊既退遂有御批如右于是禮官折衷乞大祥改服
小祥之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黄袍黑銀帯至祔廟畢
改服皂幞頭淡黄袍黑鞓帯遇過宫則縗絰行禮二十
五月而除十一月十一日御批依淡黄袍改服白袍自
是每御延和並同大祥之服而袍以白禁中則白巾布
衫腰絰過宫縗絰而杖云臣某謹記

賚審守臣御筆十一月十一日

前歳朕少有違和時卿等權審察守臣當時如何相見之禮如何展讀札子卿等奏来却進入

資善堂稱呼御筆十一月十四日

皇太子恭決庶務去處祥曦殿南閤子太淺隘令別有一所欲作資善堂令太子與卿等議事于此不知資善之稱呼允當事體否卿等奏来却進入

回奏王季海草

臣等恭奉宸翰云云臣等檢照得典故録在別幅更取

聖裁不然且權宜稱為議事堂如何或不必立名亦可

臣等未有據依不敢更有陳述容別日面奏所有御筆

復用綴進

過宮燒香皇太子參決等御筆 十一月十九日

自此以後遇旦望詣梓宮前燒香恐日數稍稀潤欲五

日一詣宮燒香如何

皇太子議事指揮先宣示卿等如有未允當處却具

奏來

皇太子可隔日就議事堂恭決與宰執並公裳繫鞓相見議事如有差權在內自寺監丞在外自守臣已下悉委皇太子與宰執同議除授記以聞所有守臣權免上殿恭辭並於議事堂納札子擇其可施行者皇太子同宰執將上取旨

沈清臣被責因依御筆十一月二十五日

沈清臣當時上書被責忘記所言何事卿畧奏大槩來更不須檢討真本

回奏

臣伏蒙聖問記得是投匭上書論王希呂本歸正人不合用爲諫官諫院以希呂乃所隷不敢受清臣即錄本呈宰執臺諫虞允文怒奏其事兼疑沈介教之奏送大理寺鞫勘鍛鍊久之元非沈介教唆遂坐書未進御而謄本示人編管封州伏乞睿照

皇太子議事御筆十二月五日

皇太子議事之後于進呈文字前宜用貼黄稱説卿

等已與皇太子參决訖

皇太子議事次日須當于內殿侍立不進呈文字止要聽聞朕與卿等商議政事兼朕時親問太子某人其才如何某人議政事如何不如此亦無補於聰明却

繳來

正旦北使朝見御筆十二月二十三日

正旦北使朝見已議定縞冠素服素幄引見設或使不肯朕欲權易幞頭淡黄袍御崇政殿或垂拱殿受

書畢却換素服于素幄引見使人卿等以爲如何可

早議定此非禮官所能議却進入

左相田奏以爲聖諭曲盡其當予却之云且回奏來日

面議既而榻前力陳不可易服此自繫我家事彼必不

敢爭上從之彼果心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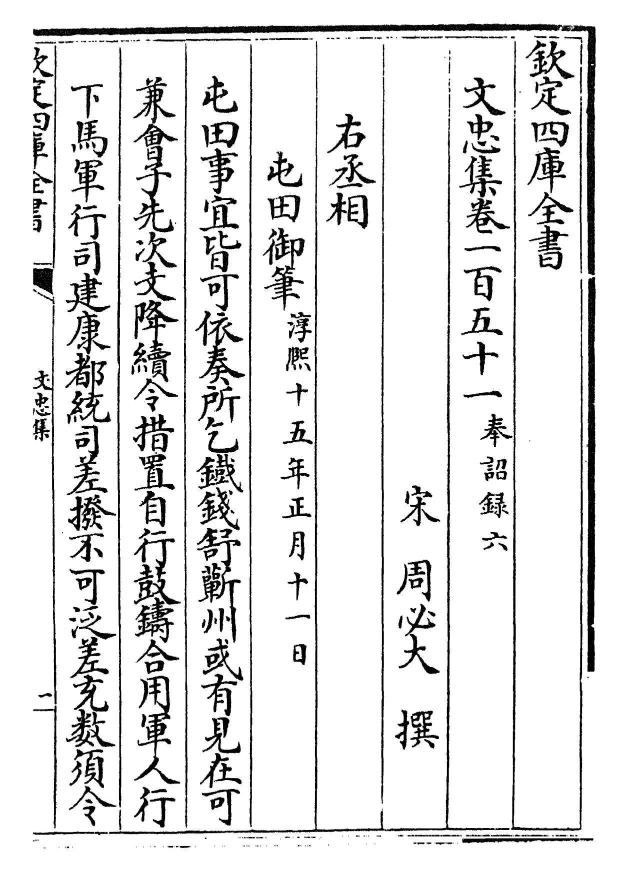
皇太子初開議事堂乞特御殿日十二月二十九

臣恭覩已降指揮皇太子就正月二日開議事堂雖是

節假乞陛下特御延和引宰執奏事既退方赴議事堂

庻幾新元發政恊先後之序臣今輒陳所見伏乞睿照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一　奉詔録六

宋　周必大　撰

右丞相

屯田御筆　淳熙十五年正月十一日

屯田事宜皆可依奏所乞鐵錢舒蘄州或有見在可兼會子先次支降續令措置自行鼓鑄合用軍人行下馬軍行司建康都統司差撥不可泛差充數須令

兩司先具年甲擬指揮来屯田宜令方有開專管

便殿引對衣服御筆正月二十日

大行太上皇帝百日後所有朕在便殿引卿等衣服當如何可奏来

禁小報御筆同日

近聞不逞之徒撰造無根之語名曰小報傳播中外駭惑聽聞今後除進奏院合行關報已施行事外如有似此之人當重行决配其所受小報官員取旨施

行令臨安府常切覺察御史臺彈劾仍出榜曉諭欲

依此降指揮如何

衣制用布御筆正月二十一日

朕今縞冠素衣惜乎不用布爲之今可以易之否以此

終制則尤爲近古更與卿等議之可審思來日詳具奏

来

乞宣諭接伴商量金使弔祭稱呼正月二十二日同密院

臣等昨嘗面奏太上皇帝升遐金人若照祖宗舊例則

合遣弔慰祭奠兩使止縁紹興間顯仁皇后上仙禮數與舊不同故彼以弔祭為名而添讀祝文官今日擬盱眙軍繳到泗州關報乃專用顯仁皇后故事採之衆論頗以為疑蓋自來弔祭之名難以施之敵國未審聖意謂當如何竊恐少頃内引宋之瑞趙嗣祖畧合宣諭大槩使于未取接間往復商量謹先具奏禀餘俟來早臣等躬聽處分伏取進止

貼黄所有副使犯御舊名雖是不曽關報謂須令彼權

行改易併俟取裁

薛叔似等差除當否御筆二月七日

拾遺補闕欲除薛叔似許及之二人資序才望相當

否畧具奏來却進入

回奏

臣等竊惟陛下方修廢官遴選在廷難逃聖鑒雖非臣

等所敢預知然二人資序才望實與官稱相當補闕又

居拾遺之上伏乞睿照

薄黜妄奏汝愚者御筆　二月二十八日

既降親札付汝愚以慰其意前日妄為奏者亦當薄黜之與郡正所以草風俗明是非也卿等以為如何奏來此却進入

回奏　王相草

臣等恭奉御筆既降親札付汝愚以慰其意前日妄為奏者亦當薄黜之臣等仰見聖心在于革風俗明是非俾分閫于外者獲展布四體以從王事不虞横議之及

誠非小補臣等省記得去夏一二臣僚乃是因旱求言應詔疏中及之與無故上書不實者頗異今汝愚既已安職應詔者倘蒙優容是一舉而兩得之伏望聖慈更賜裁處所須宸翰謹復進入

宣諭陳居仁御筆 四月六日 回奏王季海草不曾録

御等以此宣諭陳居仁令書行並繳章却進入

御批陳居仁繳耿延年別與監司指揮

豈誼既已降指揮別與郡耿延年別與監司正為曲

直未辨安得不處之兩平乎延年之才不當他日而言不宜因此而論也可書行

楊萬里宜去御筆　四月八日

楊萬里奏內云今日侍數人之附其議不亦過乎又云張浚之功不言其敗亦近於不公如早來宣諭兩去知如何奏來

未欲易服御殿御筆　四月十二日

朕念居憂當布素以終制今高宗方茲陞祔易服御

殿心所未安羣臣其勿有請

將来欲如此降指揮恐或未盡卿等别具奏来

回奏

臣等竊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雖古有明訓

魏晋而下多用易月之制國朝以来小有損益至于

易服御殿則具存典故羣臣之請恐難預止陛下聖

孝遠邁隆古若將来且降指揮使中外曉然知聖意

所在自是孝治美事至若臣子惓惓之忠請而不已

則君臣之義兩盡矣宜稍做近古之制令禮官別定儀制務從其厚亦足以見舜之為大孝也臣等固陋惟陛下裁幸

貼黃臣等去歲仲冬恭覩宸翰有俟祔廟畢然後行祥禫之禮今來亦須恭照此說更俟來早面取聖裁

布素終制御筆四月十八日

朕向以羣臣屢請易服御殿難抑衆情姑權以近制俟祔廟勉從所請今高宗方兹陞祔稽之古典尚當

布素以終制退省前詔于理未安卿等宜體至懷勿

復有請

欲如此降指揮如有未盡善卿等潤色進來

回奏

臣等恭奉宸翰頒下詔槁令潤色進來臣等仰惟聖孝

自天稽之古典欲得終制預却羣臣之請首賜宣示務

在盡善臣等謹遵聖訓輒以管見具在別紙同元槁繳

進顧區區爝火何足以上助日月之光伏乞睿慈更賜

裁酌臣等幸甚

改進藁

朕昨降指揮欲縗絰三年縁羣臣屢請易服御殿姑以布素視事延和俟祔廟畢別議冉指禮典心實未安服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同日御筆

記昨降指揮俟祔廟畢勉從所請即無別議之文恐有異同卿等可契勘別具奏来

檢去年十月二十七日中使傳旨此項元不曾降指揮

又去年十月二十九日指揮此項却明降指揮既曰行祥禫之禮則猶是未有定說故云別議當時禮官乞祔廟畢改服皂幞頭淡黃袍十一月一日頒雖奉旨依淡黃袍改服白袍今來所得聖諭正欲終制近古不以禮官前議為是

回奏四月十九日

臣等恭奉御批所擬指揮卿等何不詳細臣等伏讀惶懼無所逃刑然尚有曲折不敢有隱合具奏禀臣等竊見陛下本意欲掃漢唐之陋復三代之制但以百官有

司拘于近制未能將順盛德一昨去年十月二十日髙
宗小祥陛下猶未改服臣等奏陛下聖孝過哀猶未御
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惶乞俯從禮制陛下流涕曰大
恩難報情所未忍他日别議至十一月七日羣臣拜第
二表請御正殿其時批答自内出云可自十八日内殿
引輔臣及上殿班俟過祔廟勉從所請臣等竊謂此乃
陛下一時勉酬衆請實非本志後來陛下既用布素御
内殿已是暗銜此項指揮今若遽復指言則祔廟後不

須拜表便合御殿臣等所以推本聖心輒用玉音別議二字庶幾包含稍廣不能識知陛下明白洞達纖悉無遺必欲先言首尾相應此則臣等鹵莽失於周思之過無任俯伏俟罪之至伏望聖慈曲賜矜體臣等千萬厚幸所有前藁謹用進入拱聽處分

改進京

朕昨降指揮欲縗經三年緣羣臣屢請易服御殿如以布素視事延和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

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
請
二十日批出改易服御殿為御殿易服姑以為故以
延和為內殿
乞禮官議內殿侍從以下朝見奏四月二十八日
三省樞密院奏臣等伏覩四月二十日聖旨朕昨降指
揮欲縗絰三年縁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
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禮典心實

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此意勿復有請臣等恭
惟陛下躬行要道復古之制詔音一頒臣民頌歎臣等
仰體聖孝不敢具表陳情惟是侍從史官管軍御帶環
列禁衛等皆合星拱宸極豈容曠日弗朝倘陛下未欲
臨正衙坐垂拱自可間御後殿示存彝儀臣等不勝惓
惓乞下禮官同閤門御史臺參酌取旨施行伏候進止

繳奏

臣等所奏在前本使五月一日進呈恐其間詞義未達

欲得先經睿覽如合聖意即乞批降付外施行

奉御筆批依

王相判郡御筆五月四日

王相乞宫祠今欲除大觀文可以判甚郡可擬進来

回奏

臣伏蒙聖問仰見陛下優禮大臣之意地望稍高無如四明去鄉尤近則有衢州緣淮親年八十有四若稍遠想于迎侍非便伏候聖裁

王淮鏁院奏同日

臣伏覩御筆王淮除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未審今晚便鏁院或就来日除巳一面進熟狀乞賜斟酌施行

德壽殿私名推恩御筆五月九日

德壽殿推恩人内有一項請本宫請給人此皆是私名恐難一例推恩可别理會

回奏

臣伏蒙聖諭既云本殿應奉人當有分别所以未敢將

上者只為向來推慶典時不合一體今當別作理會容
行取旨然後施行伏乞睿照

宣示遺補内批　同日

官以遺補為名不任糾劾之職今覽御等奏乃類彈
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越職踰守未欲自
懲
欲如此批示未審允當否可容具奏來同此進
回奏

臣伏覩御批固已曲盡事理不勝歎服臣欲乞于意字之下添故兹戒諭然後徑用宜思自警之句則意深辭婉尤得王言之體臣既蒙聖問不容有隱伏乞睿照貼黄臣再三思之批語若稍峻則二人或因事求罷未免略費區處或只批還其疏似亦深切著明更乞特入聖慮

宇文价知紹興御筆五月十五日

欲除宇文价職名差知紹興府張杓歸從班如何

回奏

臣伏蒙聖問極為允當所有宸翰復以繳入伏乞睿照

檢會罷勅令所回奏五月二十七日

臣伏奉聖訓檢會紹興三十一年省罷勅令所指揮臣契勘得當年因臣僚上言乞省罷局務官吏之類有旨令後省看詳於是詳定官黄祖舜等先次條具内一項勅令所欲歸併刑部限半月結局曾留公吏三人隷刑部六月二日奉旨依伏乞睿照

職事官理任格法御筆五月二十九日

行在職事官理任格法卿密進來

回奏

臣恭稟聖訓録職事官理任格法繳進伏乞睿照

椿積米數文字回奏六月八日

臣恭奉宸旨付下行在豐儲倉鎮江諸倉等處舊椿積米數文字四件今已揭貼開具訖所有内外諸處申到今年見在米數二件總計六百七十九萬餘石同元文

字繳進伏乞睿照

貼黄在内計八十七萬一千二百餘石在外計五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餘石通計六百七十九萬餘石

改服細布文武金帶趙善悉差除鄂州兵帳御筆六月十六日

朕見今御後殿衣服以盛暑欲服細布無害于喪制否欲因高宗服制中降指揮今後管軍知閤御帶環衛諸軍都統制並許服繫金帶其餘文武臣並要依官制服

繫如何

趙善悉可以除司農少卿否如或可便擬指揮來契

勘鄂州兵帳淳熙七年内指揮以四萬六千人為額

即今見管三萬七千人比原額少九千人合有寛剩

錢九十萬緡卿等更契勘當時與近歳拋降并支費

數目奏來

回奏

臣等伏準御筆下詢四事今具下項

一御殿改服細布于喪制甚無害

一蒙聖諭今後管軍知閤御帶環衛諸軍都副統制並許服繫金帶其餘文武臣並要依官制服繫若降指揮甚為允當

一司農少卿前已得旨除常璞却有太府少卿見係劉立義兼權若欲除善悉恭俟聖旨即擬指揮進入

一鄂州科撥錢數須子細契勘容别日同軍帳進呈右件如前伏乞睿照

管軍等許繫金帶御筆 七月一日

將來文武臣服繫金帶並要依官制外其經任管軍知閤御帶環衛諸軍副都統制並許服繫卿等更修

改奏來

回奏

臣等伏準御筆臣等切謂管軍以下經任人既許服繫則是不止為見任之人所有文臣經任侍從若因責降而去固不當繫却有以理去官而不帶職或尚書正侍

郎止得待制職名之類若依官制亦不合服繫恐須略與該載未審聖意如何不知可俟初三日面取聖裁否不然恭俟聖訓即再擬進伏取進止

曹官差除御筆七月四日

曹官可除職事官否奏來

回奏

臣伏蒙聖諭曹官可除職事官否臣仰見聖慈念其老於文學欲加拂拭示不終棄但恐臺諫給舍或有語言

却費區處盖向来如鑊務官之類尚且云云今猶昔也伏料聖明亦以為疑所以密賜清問謹具回奏伏乞睿照

熟議北使執禮御筆七月二十四日

將来十月已依典故免上壽或使人堅執禮當如何此大臣合熟議任責卿等詳度定論預期奏聞

回奏

臣等伏凖御批將来十月已依典故免上壽或使人堅

執禮當如何令臣等任責詳度定論預期奏聞臣等竊謂金人遣使蓋遵常儀既許入見受書彼必别無爭執上壽一節事繫本朝自來使者不過隨百官班拜舞於庭其奉觴致詞初無所預臣等已嘗面奏萬一堅執自可以理責之臣等敢不任責伏乞睿照

御批以理責之不從當復如何卿等未可易之宜措定奏来須詳議數日

回奏同日

臣等洊蒙聖訓將來會慶節人使到闕事令詳議數日
指定奏來臣等仰見宸慮深遠凡百欲預為之備臣等
謹當遵稟續得具奏伏乞睿照

催具詳度北使執禮御筆八月六日

已令卿等預期詳度指定使人堅執禮數尚未見具
奏以聞

回奏

臣等伏準御筆令預期詳度指定使人堅執禮數事臣

等已嘗面奏若彼依每年聖節例必欲上壽臣等當諭以金國遣使來賀生辰既已引見受書便是成禮其上壽一節尋常不過隨本朝百官拜舞于庭所有奉觴致詞並無所預今来皇帝以髙廟服制特降指揮權免上壽百官既不入殿使人無縁自行趍赴縱彼桀黠亦將何辭只論此事臣等保無爭執敢不任責其他或别較禮數却難預度譬如對奕當視着數而應之臣等愚見如此伏乞聖明特賜矜照

不應差遣回奏 八月七日

臣伏準御批契勘不應所乞差遣前日本人欲權貨務監官緣在法須要關升親民人所以難行今此闕已無可疑候朝殿日將上稟旨伏乞睿照

進擬金陵守回奏 同日

臣等伏準御筆令于內外臣僚中擇建康守進擬容臣等來日入局子細商議後日具姓名稟旨伏乞睿照

催主殺所雇人回奏 八月十四日

臣等伏蒙聖訓雇主打殺所雇之人合入甚罪契勘奏
來臣等今令法司檢到條法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金帶指揮御筆八月二十九日
其武臣除正任管軍知閤御帶環衛諸軍都副統制
外餘並不許服
令降指揮已前曾經賜人且令依舊
御筆候奏事日面奏
回奏

臣等伏凖付下文武臣僉帶指揮恭俟九月二日修寫
面奏然後施行伏乞睿照
趙汝應放罷内批九月四日
榷貨務監官趙汝應自今年六月後並不赴務直日
上宿可放罷散齋内可與不可降指揮奏來
回奏
臣恭承聖諭趙汝應事其為人極不靖昨因嗣王奏請
内批與此差遣自謂曾上書説張杓今是所隷屬官力

求廻避其實以此為名意望稍遷臣峻拒之遂進狀陳述蒙降付三省即告示令踏逐一般窠闕陳乞汝應辭窮且自謂已乞避嫌所以不赴務直日上宿若聖意疑在散齋内未欲降指揮放罷只送吏部亦可不然俟初九日行遣似未為遲但恐謂其經赦爾更取聖裁

支封樁銀回奏九月十九日

臣伏準中使傳奉聖旨令封樁庫支銀三萬兩赴内藏庫交納充奉皇太后已恭禀施行伏乞睿照

張澈應孟明御筆 皇太子封來九月二十四日

湖州輔郡之重治劇抑强全賴風力卿其勉之付張

澈

朕聞廣西鹽鈔利害相半卿到任日可詳究事實奏

聞付應孟明

如或允當却繳進入

回東宮劄子

某伏蒙令慈封示御筆戒諭張澈應孟明極為允當謹

復封納乞便賜繳進仰乞令照

乞作書與趙師羿與劉超商量楚州城壁

臣等昨日進呈薛叔似論武鋒軍及楚州城壁事已得

旨令作書與劉超等商量將来可不更議緣超不甚識

字恐往復未盡事宜令欲以此曲折寫與趙師羿令就

鎮江與超熟議俟有定說却令師羿親到楚州與錢之

望逐一相度並點檢寨屋之類謂如城壁亦須先將使

人經過去處併工修整其他則次第為之庶得詳審不

至減裂如合聖意方敢具藁來日稟旨伏聽處分

高宗小祥乞展日視事九月二十六日

天聖元年真宗小祥不視事前後各五日

治平元年仁宗小祥不視事前後各五日

熙寧元年英宗小祥不視事前後各五日

臣伏見陛下聖孝冠古必行三年之制歷代帝王所未

有也而有司多拘近例往往未副聖意緣國初典禮從

簡而紹興八年徽宗小祥時方用兵難廢機務故不視

朝前後各止三日今具天聖治平熈寧典禮進呈伏乞
聖慈特賜御批將来高宗小祥前後各不視事五日庶
協三朝舊典仰符聖孝臣昨来奉行禮官文字失於詳
考不為無罪伏乞矜恕臣無任惶懼戰汗之至
奉御批欲只作禮官別討論得再申請如何
回奏同日
臣伏準御批欲作禮官別討論得再申請視朝之日尤
見聖心廣大非凡愚所及未審俟聖訓乃令有司討論

惟復容臣一面諭令申請叅聽處分

奉御批一面理會

回奏

臣恭稟聖訓一面理會伏乞睿照

乞羅點正除太常少卿十月六日

臣等據羅點引祖諱辭免起居舍人此乃在法當避然既有除命似難便已本人見兼權太常少卿若就與正除亦是一等差遣恭俟聖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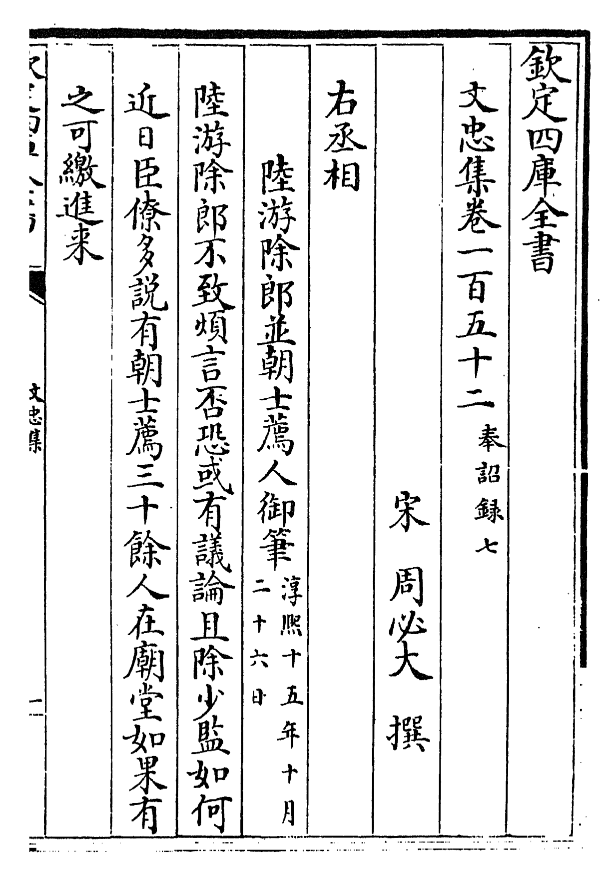
奉御筆批依

乞六部長貳堂白劄子十月十八日不曾上直降指揮

臣等伏見陛下旣躬至德要道以風天下又命皇太子叅决庶務以裨總覽惟是一日萬幾其來無窮百司庶府各瞻其事臣等自當總領衆職期副聖意欲望聖明更賜訓飭自今六部而下凡被受朝廷之文書四方之陳請皆當究極本末隨事區處其間有疑不能决者長貳以時堂白若所見尚或不同小者具奏大則請對自

有故事存焉如此則壅滯可通猥并可清萬化之源實
基于此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一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二　奉詔錄七

宋　周必大　撰

右丞相

陸游除郎並朝士薦人御筆淳熙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陸游除郎不致煩言否恐或有議論且除少監如何近日臣僚多說有朝士薦三十餘人在廟堂如果有之可繳進來

回奏

臣伏蒙聖問陸游除少監如何臣昨来與二叅孰議只是奏本人任滿多日未審欲與何差遣陛下愛憐其才便欲除郎臣曾奏知莫若且令奏事近詢衆論謂處以閑曹如駕部之類亦足示陛下不棄才之意至如後来煩言有無非臣所知只與外任亦無不可又蒙聖諭朝士薦三十餘人在廟堂此乃數月前事當時並已峻拒元不曾進擬一名元本見今搜尋未見當時留正蕭燧

各得此本迄陛下徑問留正恐尚收得臣一面繙尋故

書但慮今晚未能繳進此事本是謾作人情朝廷何嘗

聽信自王淮去國凡所遷除多是姦人其間如范嗣蠡

兩為讒攻擊臣不免竭力救解正欲消彌爭端耳其餘

在外人才臣並不曾敢薦進一名所有五月以後差除

臣續當一一開具來歷蓋緣去春為陳賈迎頭論列王

謙意在逐臣所以未敢力求去者正以授任之初勢不

兩立既難因臣而易言路又不應命相一月遽令罷免

以嘗奏知忍恥少待適會旱歎繼以高宗服樂遂至因循累月曁至春末自攅宫回已辦丐外文字偶為王淮所先方俟秋間有請緣陛下慮及北使生事戒臣任責又復遷延至今屢與留正說只俟十一月間即便力請葢非獨臣才力有限難尸重任兼其瞻之地衆口難調只如何澹自為省元未嘗一歴外任司業纔滿本要遷檢正以試其才而澹薄其官力懇兩叅必要太常秘書為侍從之捷徑兼陳賈是澹姑夫向來預其議論常恐

為人所攻又疑臣因賈之故滯其進取每每相嫉臣不
免與二叅商量峻遷祭酒在奉常秘書之上如此委曲
尚不相恕憂讒畏譏曉夕不寧安能展布四體為國謀
事況堂除一小小監當若留正以為未可即更不敢施
行每日將上文字留正或稍未通徹即便揀退伏料奏
對之間陛下必已洞見臣若彌縫上下苟度歲月固可
安身若遇緩急不知譫輩昔任責否臣屢欲請間披露
情素又恐衆不相察疑臣別有陳述幸因回奏略布愚

衷臣久被奬知必蒙睿照餘俟後月控陳丹悃次薦士劄子多方捜檢續且繳進未審容臣徑問留正蕭燧取本否更俟聖裁聖意若留陸游作少監偶李祥見乞外自可令填此闕

繳薦士奏 十月二十七日

臣昨晩既具回奏連夜繙閲舊書方見元薦士劄子乃是七月初衆人面納明知朝廷未必聽用不過各欲藉口塞故舊之責此亦古今常事無足多恠當時臣與二

參說了各自收起直至八九月間好事者方知以告葛
郯因而轉相傳說敬達睿聽其于用意自有曲折幸因
聖問方表不曾進擬一名少杜讒者之口内范仲㒕王
叔簡並川人係是近日聖選無待臣言其徐元德黄艾
衮變各有貼說伏乞睿照
貼黄只如張杓頃露章力薦沈煥或者慮其收用即為
飛語以中之風波可畏如此近日王希吕又有奏札薦
煥至今不敢將上足見臣之畏縮旦夕不免進呈取旨

批訖

再貼黄表樞久被聖知偶與陳賈有仇近復因冷世光事所以不樂多薦羅點蒙親擢右史未免人之忌嫉張體仁乃梁克家所薦葉適是王淮用為學官馮震武則留正幕屬五人皆主張朱熹遂致議論似未必專為薦士伏乞睿照

付下元進薦士回奏十月二十九日

臣伏蒙聖慈付下元進薦士文字一件謹已祗領伏乞

睿照

留用光合出敕回奏十一月四日

臣伏準聖諭留用光管轄既帶主管教門公事合批付

三省出敕伏乞睿照

臣僚奏札御筆十一月七日

近年臣僚奏對札子須至四五宰皆細微常事徒困人

精神今欲作臣僚札子依奏行出不為今日設為他時

之計也可否奏来

付下臣僚札草本

臣聞古者人主垂拱仰成於上人臣服勞任事於下是以君道尊安臣職修舉而天下治故人主猶元首也臣下猶心腹耳目股肱也一人之身有心腹以謀慮於内又有耳目股肱以明辨震掉奔趨於外然後元首無為而自尊者勞逸之勢殊也夫心腹則譬之大臣耳目則譬之臺諫也股肱則譬之百執事之臣也以一身之勢而觀天下之勢其勞逸之相去幾何

哉虞廷叢脞之歌荀卿好要之論亦可覆矣今者百執事之中各供乃職任乃事者豈無其人然近聞輪對之間元作奏對辭見之際連章累札猥及細微如納苗催科征商捕盜教廂軍榷茶酒貨之事改作率皆常事自有成憲不克奉行又有職分之所當然勢位之所當為者且亦飾辭以為忠獻說以為能類不止此恐闕聖慮是豈知元首叢脞之戒居官任事之意哉臣愚欲望明降睿旨自今凡有奏對辭見札子並止用三幅

若軍國利害事大體重者不拘此限如是則人思盡職不事空言庶幾有以勸勉臣下任事之能上副聖主仰成之意伏取進止

回奏

臣伏蒙聖訓仰見陛下深思遠慮無所不用其至臣再三籌度若直批依奏却恐其間或有窒礙悠久難行欲且將此奏札批降指揮令給舍或侍從逐一詳看立為格目將上取旨庶幾區處詳備立為永法且使四方知

啟請施行一歸至當未審聖意以為然否

支椿管象牙回奏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恭奉聖訓令于左藏庫椿管象牙內支取充造官告軸頭已一面施行伏乞睿照

韓同卿別與差遣御筆十一月二十九日

常州繁劇韓同卿才不堪任別與是何差遣卿等別擬進來

回奏

臣等恭準御批令别擬韓同卿差遣今日同卿有狀申明要家有田産在常州管下乞引迴避若就此降旨改添差鼉務参議官却俟其納闕即與之似為兩得恭俟聖裁即擬指揮進入

貼黄聖意或欲示優恩則閑慢寺監丞亦可但俸給不及叅議並乞睿照

奉御批可與叅議官如無恩例亦難添差

韓同卿添差叅議回奏 十一月三十日

臣等伏準聖旨令擬韓同卿叅議差遣即容别狀封進

所有淳熙二年添差指揮令同進入恭聽處分

貼黄元降指揮若是初除改差即與正闕今来同卿數

年前曾得濠州令又因闕到奏事所以欲與添差三年

前新知興化軍徐存待闕並資序正與同卿一般當時

添差福建叅議伏乞睿照

商議稱呼及吴環落階官御筆　十二月十日

前日密商議稱呼事卿詳思之當便有定論恐費日

月直候元日假内留身奏之

吴環甚能于職事皇太后之意欲與落階官未審給舍如何耳卿見給舍可容宣諭此意續奏来

回奏

今具回奏下項

一所議見思索容元日假内留身奏稟

一吴環事不敢直說容旦夕宛轉詢問續具奏聞

一金使田彦臯乃向来范成大泛使時接伴其文采議

論大臣過人且知嚮慕中國昨日侍從多來說館伴使副中須擇得一知書者準備應酬雖趙不流亦如此說不敢不奏

詳議林植懇託內批十二月二十六日

令則臺臣與衷樞曲直已見尚有林植借錢懇託一節恐難為不問卿等詳議奏来

回奏

臣等恭準聖訓令詳議林植借錢懇託一節容臣等就

來漏舍商量續當具奏伏乞睿照

增印會子内批淳熙十六年正月四日

修葺慈福宫先支過内藏庫錢二十萬貫將來皇太后遷新宫又奉錢十萬貫以為封椿庫會子不多可以增印會子三十萬否

回奏

臣恭準聖諭增印會子三十萬道若只如此數未至過多但近者支過鎮江椿管五六十萬修楚州城初議以

度牒會子兩色補填今莫若且印充慈福宮支用將來
徐以度牒補還鎮江椿管伏乞睿照

學士添員御筆正月七日

學士院更添一員具姓名來

回奏

王藺詞采儁拔曾掌外制

葛邲文詞穩審曾兼權直

右二人但恐資歷已高

尤袤學問該洽文詞敏贍雖見今獨掌外制然鄭僑非晚言還既行上三房則下房文字甚少曾有旨兼直袤自謙避衆謂宜在此選

倪思見任著作郎曾中詞科文詞穩審可備翰林權直之選

莫叔光見任著作佐郎亦中詞科性甚循謹

此外惟有陸游大叚該博尤知本朝典故詞章實為獨步併乞睿照

左丞相

擬裒樞指揮回奏 正月十一日

臣等恭稟聖訓檢會初擬裒樞指揮進入前作挾私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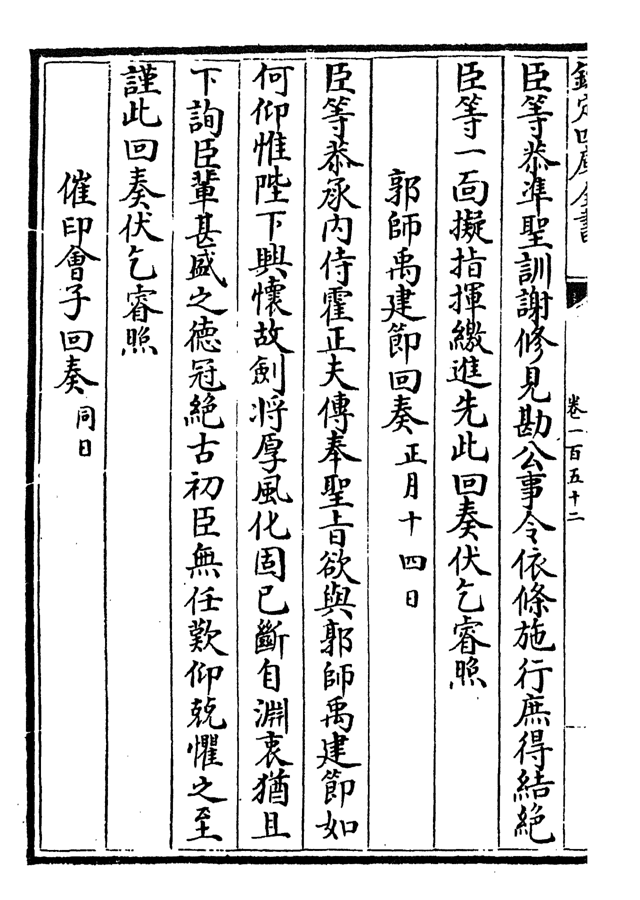
御筆用挾忿尤中其失伏乞睿照

付下裒樞狀回奏 正月十二日

臣等伏準付下昨日所進裒樞二狀謹已領訖伏乞睿

照

依條行謝修見勘公事回奏 正月十三日



臣等恭準聖訓謝修見勘公事令依條施行庶得結絕

臣等一面擬指揮繳進先此回奏伏乞睿照

郭師禹建節回奏 正月十四日

臣等恭承內侍霍正夫傳奉聖旨欲與郭師禹建節如何仰惟陛下興懷故劍將厚風化固已斷自淵衷猶且下詢臣輩甚盛之德冠絕古初臣無任歎仰兢懼之至謹此回奏伏乞睿照

催印會子回奏 同日

臣恭承聖問印造會子三十萬貫事適契勘得二十四
日方一切圓備進入内庫若欲速用即來日亦可于西
上庫那兑更俟來早面奏伏乞睿照
敵中機會趙思除侍從御筆正月二十日
金主身故將來機會當復如何
趙思欲除侍從卿頗有疑別無説否
回奏
臣伏蒙宸翰下詢敵中將來機會當復如何臣之淺陋

豈足以知此然竊料金主既立叔侄之間必須紛紜更半月以來鄭僑歸可見大畧其他容來早面奏次趙恩除授臣早間止謂左史却闕人恭聆聖諭已有侍立官臣知不至闕事遂退別無所疑伏乞睿照

封樁庫支銀回奏 正月二十二日

臣等恭遵聖訓令封樁庫支銀三萬兩赴内藏庫交納充皇太后用已一面遵稟施行外先此回奏伏乞睿照

不流依例除職内批 正月二十三日

趙蟠老張杓皆是帶職名除侍從兼知臨安府今來
不流可以依此例否

回奏

臣伏蒙聖問仰見宸慮精審不勝嘆仰臣前日止疑不
流尹京日淺所以欲作兩遷偶忘計二人體例兼去秋
曾作大禮事務官亦是侍從之階自可授伏乞睿照

貼黄臣早蒙下詢機會未盡愚慮欲一二日間就內殿
同衆人奏稟三數事恭候處分

印造會子付内藏庫回奏正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聖旨令將印造新會子三十萬道付内藏庫緣二十四日晚方辦二十五日赴封樁庫點檢今已依稟聖訓訖伏乞睿照

光宗即位論赦條賞給期限二月三日

臣等已進呈赦條内諸軍賞給外路已限半月所有在内不曾立日限見戸部長貳説恐品搭錢銀會子須費三兩日已于赦文添入在内限三日謹具奏知乞降付中書門

下
省

支封樁庫會子回奏二月十九日

臣等恭準御筆於封樁庫支會子十五萬貫充奉重華
宮使用已一面施行伏乞睿照

支封樁庫銀回奏二月二十三日

臣等恭準御筆於封樁庫支銀三萬兩赴内藏庫交納
充恭請奉壽皇聖帝壽成皇后臣等一面施行伏乞睿
照

乞付下趙不慢改名札子奏二月二十三日

臣等早來奏知所遣諸葛廷瑞趙不慢充北界使副欲候不慢改名文字定繳省札用金字牌發往盱眙緣二十一日先曾繳進不慢未改名札子今乞便賜付下却換寫改名不惕札子繳進伏取進止

御批別換改名札子只今進入

回奏同日

臣等伏準批旨別換改名札子只今進入謹遵禀聖訓

然不慢之名無甚利害或恐前札已發行即亦不必再遣却恐交互疑似更乞聖裁

乞差中使賜金國人使御筵三月七日

臣等據盱眙軍申金國第一番使人欲此月十五日過界早來已奏稟得旨就差何澹戴勲充接伴足可及事只是合有中使一員就彼賜御筵欲乞下内侍省差委星夜前去亦須一面報接伴令候中使至方行取接所有鎮江等處地里稍近却可續差伏取進止

奏北牒遺留字 同日

臣等據國信所申得旨令劄下盱眙密切差人過淮計會敵中所遣使名臣等數日来亦聞外間妄有傳播尋取泗州真牒細看遺留二字甚明初無他説不知此語何從而起若遽令往彼計會却成引惹今謹將元牒繳進容臣等初九日早子細面奏葢國家行事務要安重若為風傳所揺利害甚大又慮今早曾有臣僚敷奏乞即密賜宣示庶可究見虚實其泗州元牒如經聖覧却

乞付下伏取進止

回奏同日

臣伏奉聖旨札下接伴楊經等文字更不施行謹已遵稟其付下泗州牒一紙亦已恭領伏乞睿照

奏館伴武臣姓名

臣等攄盱眙申金國第三次使人初一日已過界合差館伴昨來御筆點定文臣兩名除張濤見充接伴外其點定郭應麟今欲差充館伴使所有武臣雖蒙御筆點

差闕良臣緣本人已往鄂州今再具到兩名郭瑞已是郭鈞之子見充環衛官霍漢臣見在閤門供職二人皆可充副使伏乞御筆點差一名謹具繳進伏聽處分

乞點定皇子封王國奏三月七日

臣等已遵聖訓擬定封皇子為揚王退而熟議隋廣金亮皆因在揚州而名曰煬竊慮揚煬聲音相近未甚穩當闕來王音宣諭國名不繫大小今將三等開具進呈欲乞點定一國即賜降下來日午間却進熟狀鎖院伏

取進止 尋 嘉王 點定

祭金國文添年號回奏 三月九日

臣等適准付下薛叔似奏乞追改祭金國文添入年號緣臣等已曾招直學士院尤袤商量袤云既是國書自来止用月日其祭文即合一體兼袤已將泗州遺留牒徧示臺諫侍從亦說及祭文不寫年號蓋與國書一同衆遂無說今未知聖意如何更取進止

奉御寶批依

取賀正國書回奏三月十三日

臣伏凖聖㫖取前次賀正國書不知是鄭僑帶回之書惟復是彼中來賀正國書今且于學士院取到鄭僑帶回者進入或是彼中賀正之書即係樞密院收掌伏乞睿照

付下國書回奏同日

臣等伏凖聖㫖付下國書一封謹已收領伏乞睿照

擬浙漕除目奏三月二十五日

臣等早蒙宣諭浙漕退而思之就近別未有人其潘景珪任浙西提刑日既曾暫權似無以易今欲與除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同耿秉措揮行出取進止

奉御筆批依

翊善典故御筆四月一日

旦日面奉壽皇王音王府翊善檢照典故將上

回奏

熈寜元年岐王府始置翊善以直史館王畀為之

政和初諸王府置講讀翊善記室等官以卿監郎官兼禮部郎中耿南仲兼講讀光禄少卿李詩兼翊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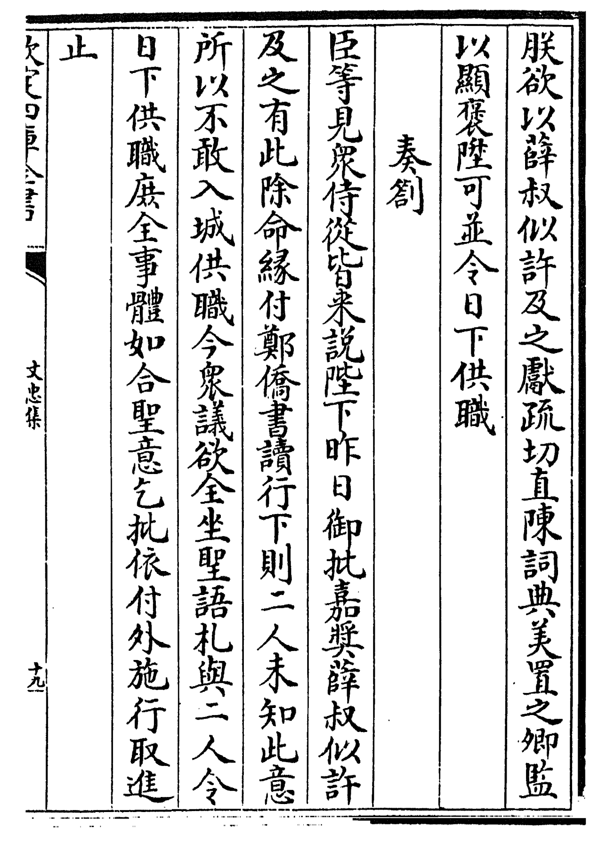
宣和以後諸王府翊善直講贊讀多以侍從兼當時以為誤

紹興雜壓親王府翊善贊讀直講在承議郎之下

淳熙職制令同

臣等恭準御筆檢照王府翊善典故將上謹具進入伏乞睿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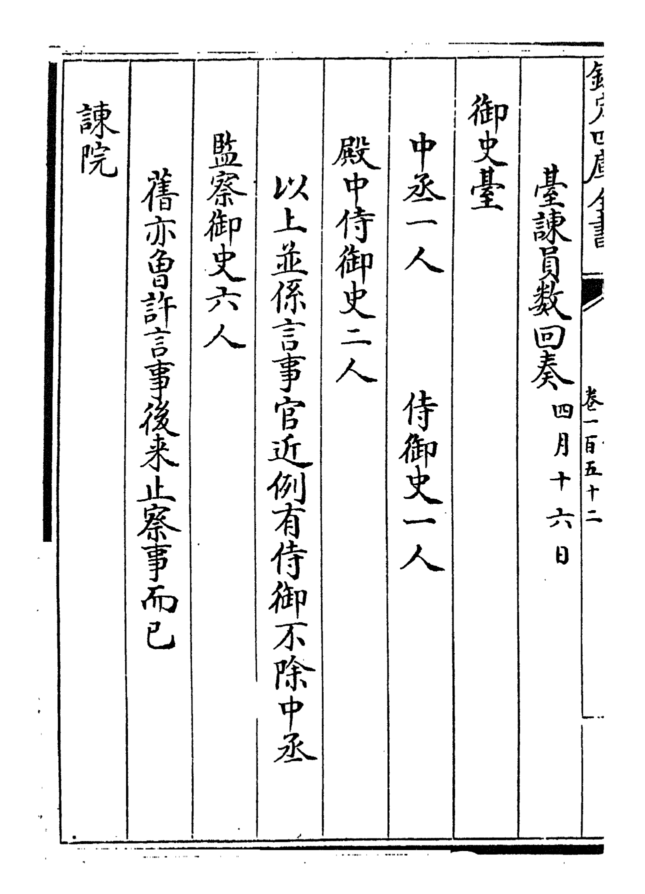
擬薛叔似許及之批㫖四月某日



朕欲以薛叔似許及之獻疏切直陳詞典美置之卿監以顯褒陞可並令日下供職

奏劄

臣等見衆侍從皆來說陛下昨日御批嘉奬薛叔似許及之有此除命緣付鄭僑書讀行下則二人未知此意所以不敢入城供職今衆議欲全坐聖語札與二人令日下供職庶全事體如合聖意乞批依付外施行取進止



臺諫員數回奏 四月十六日

御史臺

中丞一人　侍御史一人

殿中侍御史二人

以上並係言事官近例有侍御不除中丞

監察御史六人

舊亦曾許言事後來止察事而已

諫院

左右諫議大夫各一人

左右正言各一人

右皆神宗皇帝初定官制所置員數至今以為

定式

臣伏蒙聖慈遣中使下詢臺諫員數謹具録進呈元祐

間用人最多臺中言事官常差三人諫院常差四人紹

興初御史臺諫院言事官亦各三兩人隆興初各差兩

人號天子之耳目辨人才之邪正最宜遴選祖宗故事

明降指揮令翰林學士給舍或侍從之賢及臺諫之長各薦數人然後就其中選擇用之壽皇時亦然謂如鄭丙薦張大經劉國瑞及王希呂薦京鏜並蕭燧薦余瑞禮之類是也然須先擇審端亮之人方可委以薦舉其人不賢所薦決不合於公議此乃本朝家法惟陛下深留聖意幸甚

換國書一句回奏四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中使傳旨令換國書一句已一面請學士院官

理會緣其間有曲折須俟來日已時奏事子細奏禀方
敢進入伏乞睿照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三　承明集一

宋　周必大　撰

起居注

乞修令上起居注劄子　紹興三十二年

左奉議郎試起居郎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兼權中書舍人臣周某劄子奏臣以駑材當陛下甫承聖緒起居罔不欽號令罔不臧之時乃得簪筆便殿侍立經幄耳

目所及當謹書之惟是往歲左右史不常置故記注之未備者尚多若必俟追補成書始紀新政則雖累歲猶恐未能竟也夫他時之傳聞與今日之親見其詳略固有間矣臣愚欲望聖慈許本省檢照紹興十年十一月起居郎李易申請旨揮斷自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後先次修纂每月投進其積壓之未備者依舊疾速帶修庶幾陛下始初清明言動必書而小臣或得少逭疎畧曠瘝之罪不勝萬幸取進止九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

旨依

起居注稾

六月丙寅朔十一日丙子紫宸殿設仗閤門御史臺集文武百僚班於殿門內降詔書云云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文武百僚聽詔拜舞訖赴殿庭立班皇帝自內出至御榻側拱手立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固請皇帝就坐皇帝固辭內侍扶掖至於七八皇帝略就坐復興次宰臣率百僚稱賀皇帝側立

如初禮畢三省樞密院官升殿奏事皇帝亦立聽之班退太上皇帝車駕如德壽宮十二日丁丑皇帝不視事車駕詣德壽宮起居先是皇帝欲以是日率百官朝太上皇帝於德壽宮以大雨免百官入見皇帝就宮中行禮

又

八月十四日戊寅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尊號冊寶儀昧爽文武百僚集於大慶殿門外幕

次各服朝服儀仗鼓吹列於殿門外禁衛等列於殿庭

樂正帥工人以次入樂備而不作皇帝自內服履袍入御幄

易通天冠絳紗袍出御幄執大圭詣殿上冊寶幄前褥

位西向立有司引舉冊官跪舉太上皇帝冊中書令奉

冊吏部侍郎押冊案舉寶官跪舉寶侍中奉寶禮部侍

郎押寶案次引舉冊官舉太上皇后冊吏部侍郎押冊

案舉寶官舉寶禮部侍郎押寶案冊寶進行皇帝步從

冊寶降自西階至殿下褥位東向置定皇帝至殿下面

冊褥位立舉冊官舉寳官跪舉冊寳興至殿下當中褥位南向置定禮儀使奏請拜皇帝拜典儀曰再拜賛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舉冊官舉太上皇帝冊興中書令奉冊進行詣皇帝褥位前置冊於案舉冊官跪舉冊皇帝搢大圭跪捧冊授太傅太傅受冊皇帝執大圭俛伏興太傅奉冊於殿東階下次舉寳略如舉冊之儀次舉太上皇后冊寳亦如之皇帝詣殿下當中南向褥位少立冊寳進行出大慶殿正門皇帝升自東階釋大圭入

御幄服履袍還内先是隂雨連日有旨降香祈晴至是雨稍止發冊寶於殿上故不盡如初禮冊寶既出皇帝自祥曦殿服履袍乘輦出寧和門至德壽宫大次皇帝降輦入次儀仗鼓吹儀衛等分列于德壽宫門之西列樂正工人以次入樂備而不作文武百僚就次各服朝服以待冊寶至殿西階下褥位置定冊北寶南侍中巳下各就位次引太傅詣本班西向立皇帝服通天冠絳紅袍出大次執大圭將至小次釋大圭入小次禮儀使請皇帝躬

行奉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冊寶之禮皇帝出小
次執大圭升自東階至殿上褥位西向立太上皇帝自
宮服履袍出即御座皇帝詣褥位北向再拜躬身奏聖
躬萬福又再拜訖詣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西向立
在位官皆再拜冊升中書令跪讀訖進於太上皇帝御
座之東褥位置冊匣於案寶升侍中跪讀訖進於太上
皇帝御座之東褥位置寶匣於案次太上皇后冊寶升
詣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置於案皇帝詣光堯壽聖

太上皇帝御座前褥位北向再拜俛伏跪稱皇帝臣某
稽首言致詞稱賀訖俛伏興再拜躬侍中詣光堯壽聖
太上皇帝御座前躬承旨宣答皇帝再拜訖詣光堯壽
聖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西向立太傅等稱賀禮畢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降座還宮内侍捧冊寶入宮次捧
壽聖太上皇后冊寶進行皇帝後從入宮詣壽聖太上
皇后座前行禮略如上儀太傅率在位官移班西拜牋
賀壽聖太上皇后如拜表之儀訖退先是六月丁亥集

侍從臺諫禮官議尊號於都堂時禮官已與執政定用光堯壽聖之號矣既即席左僕射陳康伯援筆書云云吏持白預議者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顧豈愛此數字哉權吏部侍郎汪應辰主之尤力或謂此主上奉親也不得援元豐自却不受為比於是簽書者半不書者半時議文已成明日進呈奉旨恭依而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劉珙權吏部侍郎凌景夏徐度權户部侍郎汪應

辰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孚監察御史周操周某
蔿㷭陳良翰各以狀陳所見且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
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不可用庚寅降旨云前日議狀
已令施行載覽金安節張震等別議各執所見今欲從
光堯壽聖尊號之議奉上太上皇帝以壽聖尊號奉上
太上皇后盡所以欽崇之意已嘗奏知不容但已第恐
數字中有未盡善更令金安節張震等商量疾速來上
辛卯安節等請再集官詳議壬辰有旨不須別議顧於

都堂元集議狀内簽書姓名者聽安節等遂奏詔既而有欲俟欽宗服除奉上册寶者禮官援唐順宗故事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禮部員外郎劉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册寶典故御正殿用樂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治平以來上太皇后太皇太后尊號亦用此禮降詔於即位之初撿舉於公除之後時雖不同事則無異此皆搢紳先生熟復講究盡善盡美可以依倣施用而無嫌疑者也太上皇帝為社

稷大計以天下畀付聖子魏之明元獻文唐之一祖三宗皆不足道是堯舜而下初無專門典故可以稽考及授受之際偶餘服制亦無舉行尊號可否之文然而治平以來記録甚詳情文兩盡今日依倣勘酌實合禮經如或畏嫌疑失援據於三綱五常之道有所抵梧不獨有司失職為議者所非亦祖宗家法所不許也太上皇帝為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外則用漢魏權時之文內則行祖宗遂服之禮燕享不舉樂策試不御殿皆其

事也何獨於尊號冊寶而疑之議者曰永正禪位於元和憲宗故事可以引用考之新舊唐史會要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塟之後謂之無服羣臣所上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就使可據則即位而未改元觀俳優於丹鳳門觀競渡于魚藻宮擊鞠於神策軍觀樂於麟德殿之類前代亦有引用者乎議者又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祖宗雖用唐虞三代之制而升祔之後祠事畢行不止

天地社稷而已尊號之禮何獨有嫌備樂而不作可也是又不然祭祀之典難於久曠漢魏以來行之於易月之外塟而祔廟雖用樂可也本朝通用古禮謂之美事未終制而上徽號祖宗以為難行使其設而不作在禮無害則治平之後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何為不於即位降詔之初遽上冊寶而必待三年之後乎慈聖光獻之於治平宣仁聖烈之於熙豐母也當熙寧元祐之初猶以所尊為之厭降主上以鴻名徽號盛禮備樂極

人子報稱之初心不容少有闕文以貽它日之悔也司士賁問禮於子游子游諾之子瑣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子游所以諾之者以其合於禮也不以合於禮者告人而以意之所安者許之猶曰不可而況一時大典無所依據輕議而遽行之恐非臣子所以愛君父惜國體之意竊詳六月二十九日詔書已依祖宗故事所有條具典禮乞俟將來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德美事超冠前古而主上事親之禮與情寔相稱矣議

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致厚故不復改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三